

芳心孤影

苏奥·约瑟利阿尼著 申燕译



陨星雨

奥·约瑟利阿尼著 吴元迈译

芳心孤影 陨星雨

〔苏〕奥·约瑟利阿尼著

吴元迈 申燕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戴美莹
封面设计 邹 刚

芳 心 孤 影

〔苏〕奥·约瑟利阿尼 著

申 燕 吴元迈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625印张 300千字 2插页
印数1—6,000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15·765 定价 2.65 元

ISBN 7-221-00050-6/I·25

主要人物表

玛卡·列扎瓦·尼扎拉泽

——中学教师

西蒙·帕尔梅诺维奇

——玛卡的父亲

奥莉加

——玛卡的母亲

比奇科（比奇）

——玛卡的弟弟

格诺·波尔菲里伊奇·尼扎拉泽

——区报社编辑，玛卡的丈夫

玛格达娜

——格诺的母亲

戈恰

——格诺和玛卡的儿子

阿夫克先季

——格诺的表弟

玛尔戈·兹涅拉泽

——格诺的表妹

贾巴·希布拉泽

——玛尔戈的丈夫

梅丽·希布拉泽

——贾巴的妹妹

准别尔·特哈瓦泽

——酿酒厂厂长，玛卡的情夫

楚楚尼娅

——特哈瓦泽的女秘书

希贾卡泽

——亚尼西医院的主治医生

伊拉克利·波利卡尔波维奇

——区报社主编

齐阿拉·日根季

——区报社校对员

捷布罗

——区报社排字员

努察

——玛卡的女友

目录

芳心孤影(原名《曾有过这样一个女人》)

申 燕 译

隕 星 雨

吴元迈 译

第一部

第 一 章

玛卡是幸福的。

她出嫁转眼已经四年，这期间她从来没有回忆起爱过她的那个人。从认识丈夫之日起到现在，他是她唯一的爱。玛卡不知道，受骗失望是什么滋味，心灵受折磨、束手无策的自我安慰是什么滋味。其实，她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也默想，除了婚后的头几天外，她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事，不过，玛卡仍然是幸福的。

婚后一年她生下一个男孩，这是丈夫梦寐以求的孩子。那时他在农村里教书，玛卡正在攻读函授大学的最后一年。一年后，格诺被调到区报社编辑部。他把房子和家产留给弟弟，自己则分到城郊的一块地，就造起房子来。那房子至今还没有造好——没有抹灰泥，没有装修斜槽和输雨水的沟管，用的是临时木梯，室内临时安装的小铁炉……一句话，问题太多。

自从格诺在共和国报上发表几篇文章以后，他有了崇拜者；他在区里的威信上升。他经常出差，写文章花的时间越来越多。玛卡不得不一个人料理家务和孩子，既工作，又操

持家务。尤其自从婆婆和妯娌龃龉，格诺接母亲来同住以后，她更不孤独，也不苦闷了。精明、勤劳的婆婆十分清楚，对造这幢房子，建立这个舒适的家庭她没有一点儿功劳，可是家门却对她敞开，高高兴兴地迎接她进来。她感激，毫无怨言地承认了年轻儿媳的优势，因而确定了她们之间关系的性质——友好、平等。而这事本身也给玛卡带来了“善良、聪明的女人”这个好名声。这名声在夫家亲戚中不胫而走。

事情变得少了一半。婆婆照料孩子。她则烧饭、打扫卫生，这些事她做得麻麻利利、顺顺当当；要是指责她什么事没有做好，那真是罪过。

玛卡有考虑考虑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多看看书，常常走走亲戚，会见女友，或者就休息休息的可能了。

格诺不好饮酒，但时而迟下班回来时也醉意融融。每天早晨他急赴编辑部，回来时带着一捆捆书，头也不抬地看呀看。一星期或者两星期他们一起去看一次电影……

玛卡够满足的。她有一个家，有丈夫和儿子，父亲和母亲。虽然她的父亲，一个被战争摧残的人，总是生病，现在又在生病，她却没有抱怨命运。祖母去世是玛卡一生中受到的唯一巨大的损失……

最近格诺在搜集资料，准备撰写单行本特写，因而装修房屋的活计将推迟到夏天，他则常到邻区电站工地去。

格诺从未带玛卡到工地去过，对他的记事本和小册子里密密麻麻地记下来的草稿她一行也没看过。这有伤玛卡的自

尊心，但是她了解丈夫，尤其当涉及到他的计划的时候，他是寡言少语的，玛卡甚至欣赏他的这个特点。

父亲病重，急电来召玛卡，格诺在车站给编辑部打电话，说明自己未上班的原因。

……不久，半天过后火车停靠亚尼西站。

玛卡对弟弟来接她不抱希望。一般说来，玛卡不大了解弟弟。她离家去上大学的时候，比奇科还是个傻里傻气的孩子。自然，她每个夏天都回到父母身边度假，可是弟弟和其他孩子一样，深更半夜才回家，偷偷爬窗进屋，一早又跑掉了，整天杳无踪影。

比奇科勉强中学毕业了，然后在梯比里斯住了两年，大概是上大学，现在却要大家相信，他转来的是函授学校的证明，这是否真的，玛卡不知道。最近有人把他安排到酒厂工作。“你的中学同学帮了他的忙，”父亲写信告诉玛卡。她的哪个同学当了酿酒师，现在给她友好的帮助，父亲没有写明。而她自己，离开家乡以后，与老朋友们越来越疏远，除了努察外，早就不同他们任何人来往了，所以现在她甚至难以想象，是谁在关心她的弟弟。

在亚尼西，除了火车站以外，她大概什么也不熟悉了。车站的老房子勾起她的回忆，有多少次这条路送她辞别老家；进城学习走的是这条路；把她带到格诺身边的是这条路；身体笨重、大腹便便地来到父母身边走的是这条路；新降生的戈恰到她家走的也是这条路。追忆往事使她和周围的一切接近了、亲切了；她微笑着，似乎每一个碰见的人她都

熟悉，对所有的人都怀有一种特别的、温存的亲切感。

但是她一踏上月台，“玛卡，亲爱的！格诺，你好！”弟弟的这种粗鲁的问候以及带有很浓酒味的接吻破坏了她的情绪。她审视地瞥一眼比奇科的眼睛。

“等等，让我拥抱一下姐夫！”他手一挥，朝格诺张开双臂，玛卡却把他转朝自己。

“比奇，看看我！”

“非常乐意！最好看的戏反正在这儿是找不到的。”

“你为什么来接我？”

“一下子就能看出，她没有因受到你的重视而受宠若惊，”格诺淡然一笑。

“来迎接亲姐姐和姐夫。这有什么不好？！”

“父亲怎么样，比奇？”

“和写给你的信中所说的情况完全一样。不好不坏。”

“动手术了？”

“没有。你不在他不会同意。”

“对我说实话！”

“哪有这等事嘛！”比奇科愤懑起来。“要我发誓，还是怎么的？”

“实际上，玛卡，”格诺插话。“你干吗对人纠缠不休呢？”他们走到靠车站的广场上。

“运输工具等着哩！”比奇科得意洋洋地宣布，于是领着姐夫朝停在洋槐树荫下的一辆汽车走去。

玛卡放慢脚步。

“不来接，她要生气，”比奇科寻求理解地转身对姐夫说，“来接，也生气……”

玛卡本不想再问弟弟什么，但终究还是忍不住：

“父亲躺在家里，还是在医院里？”

“在家里。你不在他寸步不移。我和妈妈等于零，值不得注意。”

比奇科拉开浅褐色的“胜利”牌轿车车门，退后一步。

“谁的车？”玛卡问。

“现在是我的……”

“比奇，别装傻！”

“格诺，你说说看，我难道是在装傻不成？请唯一热爱的姐姐坐进小轿车，想恭恭敬敬地送到家，送到妈妈和爸爸身边……”

“怎么搞的，汽车没有司机？”格诺问。

“我既是司机，也是主人。既会收割庄稼，又会缝衣，还是吹笛的能手①……”

“比奇，你酒后能开车？”

“得啦一啦，现在又来教训人了！”

“你哪怕说说，请我们乘的是谁的车？”

“有什么好说的？万事有个时候……请坐，请坐，怪人们！头次见到这种乘客！”比奇带着愉快的愤懑之情双手一挥，便坐到方向盘后面。“主人就在旁边。”

马达启动。车子颤动一下，驶出不远便停下来。

①喻事事皆通。

“让开吧，格诺？”玛卡说。“别管……”

“现在教育他也晚了，”格诺开口说。“坐吧。”

玛卡刚一钻进车门，不知为什么就特别想返身退出，——但是为时已晚，汽车已经开动；玛卡感到别扭，不知怎地侧身倒在坐垫上，不再理睬弟弟。

没有长结实的嫩法国梧桐、低矮的房屋和木板的、石头的，要不就是铁的栅栏从窗外掠过；人行道上的几个步行者也一闪即逝……

玛卡心情不快，她喜爱的比奇科并非她所想的那样。在远处，在自己家里的时候，她没有感觉到这一点；由于思念弟弟，她说服自己原谅他的一切；见面时，要对他温存、亲切，不要问他干的事和学习情况——反正是比奇科不会清清楚楚地答出什么。玛卡甚至试图为他辩解：没关系，据说，有的人更糟，而他会变老成的，会找到自己的生活位置。但是，一见面，比奇科每次总要搞点什么名堂，使得他一在场，玛卡就要发火，格诺若是在身旁火气就更大。

格诺对内弟是含蓄而略带嘲讽。他好似以自己的含蓄对玛卡表示同情，这也使她不快，因为她感觉降低了自己在丈夫眼里的身份。她忘记了，比奇科不仅对她，而且对天下所有的人都一样，孤傲不羁、任性；他要求姐姐，和要求其他所有人那样，对他迁就，而不是催逼。

格诺不了解自己的内弟，并且也不急于去了解。对比奇科的乖常行为他无动于衷，他的整个表情似乎在说——我与他无干。他对比奇科不带恶意的嘲讽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

而极其敏感地刺伤了玛卡的自尊心。

车停了。玛卡扭头一望，怎么回事？！他们甚至还没有离开小城。比奇科不知为什么朝右边坐。有个人走到汽车旁边。玛卡看见雪白的衬衫和蓝色西服里面的天蓝色领带。她调脸朝对面看时思忖着：这人也许和我弟弟是一路货，一个没头脑的人……

身着蓝色西服的男人一边不慌不忙地往方向盘后面坐下，一边随便地打了个招呼。玛卡不知为什么感觉到，他在说“您好”的时候声音都变了。“我弟弟大概也是用这么矫揉造作的恭敬向别人问好，”她想了想，没有答之以礼。

比奇科看也不看地用大拇指从肩膀上往后面一戳：

“玛卡和我的姐夫！”

汽车缓缓开动。

“这位小弟连汽车也不会开！他连个象样点的司机也成不了。我的老人们真可怜！生病的父亲可把他怎么办呢？……”

他们出了小城，通过木桥朝前开，从雏谷中的白鹅群旁边开过；雏谷蜿蜒蜿蜒通过绿荫如盖的几户人家门前。“只要雏谷在，就总有鹅群在……”

大家默不作声。玛卡又感觉到弟弟不知有什么事瞒着她。她挺直腰看着比奇科，试图揣摩一下，这个时候他在想什么。

比奇科一只手搭在窗上，手指敲打着门框，另一只手拿

着香烟，贪婪地、声音很响地深深抽着。玛卡的视线移至坐在弟弟身旁的那个人身上时，突然感觉到在挡风玻璃上方的小镜子里，有只锐利的眼睛眯缝着正在盯着她看。她急忙调开脸。玛卡觉得，开车的男人一只眼睛看着路，而同时另一只眼睛也不离开她。

“他是斜眼还是怎么的？”她想证实一下这点，但是忍住了。埋伏着的那只眼睛一直在戒备而顽固地注视着。

“格诺可能没有看到这境况，否则他才不敢……天哪，我们乘的是谁的车？”她扫视一眼窗外。在雏谷的小溪边，一只大鹅的长脖颈伸到路边……

“能开快点就好了！”玛卡苦恼地想着。“他往哪里开呢——眼睛在朝不同的方向看……”

“格诺！”她小心翼翼地朝丈夫转过身去。“你今天要回去吗？”格诺不喜欢待在她的亲戚家。

“到那里看看情况再说！”格诺答话时没有看她。

“对……要看看……父亲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谈回去不是时候，我们还没有到哩。”

“倒也对，”玛卡吁了口气，但是弟弟和开车人的沉默，——当时二者都不是故意制造沉默、宁静的气氛，——又使她开了口。“你知道，为什么我问你？”

格诺摇摇头。

“我怕戈恰调皮捣蛋。”

“看看再说吧……”格诺重复说，以此让她明白，没有必要当着外人的面谈这种感情。玛卡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

其实，她谈起家和儿子正是因为不是时候，不是地方；她希望格诺理解她；格诺理解了，但是不愿意放下自己“男人的尊严”，而让妻子一人单独对付轻浮的弟弟和那男人的令人怀疑的沉默。那男人一直在汽车的小镜子里顽固地、厚颜无耻地盯着她看。

“你忘了，今天我是头次单独丢下他一个人，”她大声地说，故意让弟弟和那开车的第二者听见。

“不管什么总得有个开头的时候！”这次格诺反应温和。

玛卡瞟一眼前面的路，然后又注意看看司机座上方的那面小镜子。她希望看到镜子里没有人，但是，好似没什么事，没说过什么话，——陌生人又象刚才那样看着她。大概因为小镜子里只容得下一只眼睛，所以他的视线显得如此厚颜无耻。

汽车一停，玛卡立即走出，朝栅栏门走去。甚至没有说一声感谢，也没有管其他人出来没有。

“我们要回去上班！”她听见弟弟的声音。

“去吧！”格诺答道。

玛卡拉开栅栏门，头也不回地走进院子。茂密的青草长得齐膝般高，只有通到家门口的小路在草丛中时而泛出白色。山楂丛做的活篱笆乱七八糟，长势很盛；栅栏门歪斜着，擦到地面，要使劲才能拉开它。

“看来，父亲真是卧床不起了！……”

过去刷在外廊上的蔚蓝色的油漆早已裂开、剥落，斑驳